



紅樓夢卷一百四

第一百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醉金剛小鰲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  
老爺方纔進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頭看時只見烈焰燒  
天飛灰蔽目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  
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於此欲待回去又恐誤了過  
河若不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這  
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  
疼痛略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

火起特趕來稟知老爺並沒看見有人出來雨村雖則心  
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  
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卽來回稟  
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幾處  
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  
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  
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  
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冲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  
恃酒撒懶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  
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

酒不知迴避還敢撒懶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  
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  
人目無法紀問他叫甚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剛倪  
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  
把倪二按倒着實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  
在轎內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麼我且不打你叫人帶  
進衙門慢慢的問你衆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着便走倪  
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進內覆旨回署那裡把這件事放  
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着有些  
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確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

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急得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一個甚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快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爲甚麼不找他去趕着回來卽與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卽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情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甚麼我倒西府裡

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裡纔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喜歡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歡喜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纔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槩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煩只

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又不爲甚麼大是這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個臉上下不來嘴裡還說硬話昨日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甚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聽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甚麼好的拿着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本家要

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頭的聲名狼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着賈芸無言可支便說道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着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說畢出來另託人將倪二弄了出

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甚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芸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我買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没飯吃要到府照內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裡都不乾淨他妻女忙勸道曖你又喝了黃湯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頭我在監裡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外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日監裡收不

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並奴才們雖不好他們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我打聽打聽說是這裡和賈家是一家都是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怎樣盤剝小民怎樣強娶有夫婦女叫他們吵嚷出來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躲裡這一鬧起來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

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他纔了事的但不知這小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賈老二死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你倒不理我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嘟嘟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兩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爲甚麼不回去瞧一瞧儻或燒死了可不是俗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兩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俗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稟說前日

老爺吩咐點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兩村踱了出來那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不等火滅便冒火進來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燒死了燒的那墻屋往後塌去道士的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老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証見小的這麼一拿豈知都成了灰了兩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他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並無形跡必是他先走

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叅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卽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爲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此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卽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衆人迎上去

接着問有甚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到蒙各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甚麼事衆人道旨意問了些甚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



家奴強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  
賈範是你甚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哼了一聲降旨  
叫出來了可不是呸事家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這  
兩件事賈政道事到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  
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  
記着一個賈字就不好眾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甚麼賈  
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  
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兩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  
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  
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起了眾人道二老爺的人品

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今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要  
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  
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裡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  
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甚麼不奉  
規矩的事麼眾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  
大和睦內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甚麼只要囑咐那邊  
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眾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  
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然後衆  
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  
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述些達到的話

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還說  
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洋雖沒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  
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  
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  
事只恐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  
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顧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  
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爲喜便笑着叫賈政出去然後弟  
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  
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環賈蘭拜見賈政見了寶  
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並不知他心裡

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爲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  
理的好又見寶釵沈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  
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  
想起爲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  
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  
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絞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  
伺候王夫人家筵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  
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  
罷命衆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  
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

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  
賈政又說蟠兒的事來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  
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  
連聲歎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邊彩雲等卽忙拉  
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  
至宗廟行禮衆子姪都隨往賈政便在祠傍廂房坐下叫  
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  
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  
起你家裡更不比往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  
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

該聽聽不是纔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纔說的  
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  
不敢說甚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家人磕頭畢仍  
復進內家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寶玉因昨賈政問起  
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  
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  
說話他便獨坐在外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來知他必  
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  
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回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  
三言可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們睡罷叫襲人陪着我

寶釵聽去有理便自己到房先睡寶玉輕輕的叫襲人坐着央他把紫鵲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鵲見了我臉上嘴裡總是有氣是的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想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日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閑明日儻或者爺叫幹甚麼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纔好襲人道叫我說甚麼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麼都爲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

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己死了也不怨我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鵲爲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到底是個了頭也沒有甚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死了連祭也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甚麼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

的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却使得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鵲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有他的東西被我誑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甚麼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甚麼寶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爲甚麼臨死把詩稿都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想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

過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噯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鵲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遇着閒空兒我在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

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日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含愁進去又回襲人耳邊道明日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奶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日撕你回轉頭來對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裡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房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明日還思這事只聞得外頭傳進話來說眾親朋因老爺回來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日擺席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評曰

此菴不燒賈雨村必重來尋訪或遣丁接請不但筆墨煩冗且亦難於了結付之一火脫化簡淨

借醉金剛口中說起重利盤剝及張華舊事可見人言籍籍口碑載道爲御史風聞題叅張本

衆京官說侍郎內監不甚和睦已露叅劾消息

黛玉死後若寶玉一哭之後絕不提便與生前情意不相關照然既與寶釵恩愛又不便時時刻刻哀

思黛玉故借賈政歎傷觸動前情想起紫鵑但竟叫  
紫鵑未必肯來卽來亦不肯細說寶玉心事無從傾  
吐因借央懇襲人復亦誅祭晴雯想比方可描出寶  
玉深情卽文章烘雲托月法

紅樓夢卷一百四終

紅樓夢卷一百五

第一百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  
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  
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  
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  
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  
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  
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

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面笑容並不說甚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面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

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遣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



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却撩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干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薈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卽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冒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抄查登帳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

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變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言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哩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又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

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去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所抄出兩廂房地契文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狠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裡喜歡說我好悔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意着

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裡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成實司官并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裡狠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裡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樣了眾人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裡面不知門到怎麼樣了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裡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

本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衆人命帶了上來  
賈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  
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  
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翻役呈  
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  
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碍獨是借券想個什麼  
法兒纔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  
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  
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退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  
的東西便爲己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

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  
亂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  
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氣鳳姐帶病  
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  
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儻或老爺想起  
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  
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  
巧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  
來說老太太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  
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戩又見

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要進來查抄家產我聽了着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渾趕出來的你們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邢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便一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這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嚷說叫裡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没法只見地下這些了頭婆

子亂拍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家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得死去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淌淚發狀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二掛淡金盤

二件金盃二對金搶盃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盃八十個  
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筋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  
盃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杯三十六個黑狐  
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獐狍獾  
皮十二張蘇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  
醬色羊皮三十張獍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  
十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簞子  
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簞子二  
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件皮八  
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

色羊皮六十三張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貂帽  
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猫皮三  
十五張倭股十二度細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  
卷羽線縐三十一卷璿璿三十卷粧蟒緞八卷葛布三捆  
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綿夾單絹衣三百  
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  
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粧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緞迎手  
靠背三分官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  
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傢伙攢  
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

書亦俱封裹賈璉在傍邊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裡正在疑惑只問兩家王子問賈政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賈璉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父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全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禁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

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裡的事賈政卽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了於是滿屋人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卽收淚說老太太放

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皇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皇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總封鎖了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覺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幾

聲如今痰息氣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安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禁得住家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發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擔髮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在這裡冊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果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裡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蹈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到拿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

續像系打夢  
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  
蓉哥兒都叫甚麼王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甚  
麼府裡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擱在一處空房裡那些不成  
材料的狗男女却像豬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  
來鬧着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  
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太爺細人的那裡倒叫  
人細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裡就跑出來那些人不要命了和那  
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時那麼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  
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  
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裡

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絞  
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  
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  
姨父在那裡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  
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殼出入的賈  
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  
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  
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  
究竟犯甚麼事薛蝌道今朝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  
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



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爲妾因其女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還將偕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的是張姓的曾告過的賈政尙未聽完便躁腳道了不得罷了罷了歎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玉覆肯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就卽如纒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這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掙下的世職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敲早一步纔好正說着聽見裡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得賈政卽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許曰

查抄家產偏在設席請客時纔是出於意外  
寫西平王處處用情趙堂官處處挑撥令人急殺以  
為賈母王夫人及寶玉房中必均遭荼毒幸有北靜  
王來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交情如疾風暴雨時  
忽然雲散風和

抄沒甯府情形只在賈政聽見登記件上寫出可見  
番役查抄時兩府內外人等俱看守嚴密消息不通  
於天翻地覆時忽插入焦大吵鬧又將賈珍等平日  
作為及被抄情形細說一遍以補筆旁筆寫出正文

纔不是印板文字

平安州被叅及賈赦犯事緣由於薛蝌口中畧略一  
敘妙在不能探聽詳細

寫薛蝌獨出力探事不但見親情之厚薛蝌之能且  
可見其餘親友之尖涼不是單寫薛蝌

紅樓夢卷一百五終

紅樓夢卷一百六

第一百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鳳姐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踈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甚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

今到老了見你們儻或受罪叫我心裡過得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了罷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槩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

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卽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已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

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僭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嗎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還事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

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歎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裡支撐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咤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尙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儻或我珠兒在世尙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

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赫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買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受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吵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誑了這裡的

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裡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儻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謠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

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眾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着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說原是一家兄配錯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斃了如今又推我來正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法只怕大

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眾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眾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畧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帳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裡狠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是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狠妥

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不見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  
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  
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  
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纔  
好賈璉啐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麼鳳姐聽見睜  
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  
兒道你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  
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設眼裡有我我死之  
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平兒聽  
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

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  
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  
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  
是強占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裡頭你  
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僧們二爺是脫不了的  
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  
你倒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爲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  
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  
守著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  
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



便叫鴛鴦將我體已東西拿些給鳳了頭再拿些銀錢交  
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了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  
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甯國府第八官所有財產  
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裡賈母命人將車接了  
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甯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  
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  
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了頭兩個  
伏侍一應飲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  
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  
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

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况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  
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  
親戚裡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其餘親戚雖有俱  
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  
作為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  
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  
暫且不題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  
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  
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甯思前想後眼  
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扎掙坐起叫鴛鴦等

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買母上香跪了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凶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卽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

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眾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

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裡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了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嚇得魂魄俱喪疾忙進內只見坐着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

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裡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裡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前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樣只是姑

命長的狠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裡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僭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裡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到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妹妹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裡出閣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似的那裡能殼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

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我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裡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不算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裡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爲甚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嬌娘硬壓着配人了 he 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

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没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甚麼想到那裡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闔府裡管事人家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尙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的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官裡花用帳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

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蹀躞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甚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裡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穀不過是裝着門面過到那裡就到那裡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賈政嗔道放屁你們這

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僭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擋上的先前在甯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甯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裡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料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裡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畫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延問話賈政聽了心中着急只得進去未知凶吉下回分解

評曰

榮府家產槩行給還獨抄出借券照例入官王鳳姐一坐盤剝積蓄盡化爲烏有所謂採得百花成蜜後

不知辛苦爲誰甜貪利剝前者讀此當亦猛省

賈政說賈璉自己房裡的事尙且不知家中的事必更不知道賈璉實無辯只好委曲含淚寫怕老婆人有說不出許多苦處

借親友們口中補寫家人泥腿吵嚷門上要錢諸事隱隱指鮑二倪二李十等人却不說出姓名纔是親朋口吻

來敘孫家要銀以見孫紹祖無理無情迎春豈能久活

王鳳姐囑託平兒扶養巧姐自歎枉費心計及尤二姐事只願早死苛毒人忽有此慘聲痛語可爲貪財如刻者現身說法敘安頓甯府眷屬及監中使費賈璉賣地有不得不然之勢

賈母禱天哭泣引出王夫人寶玉寶釵大哭鴛鴦等亦皆陪哭各人有各人心事

賈政查看家人名冊及出入帳簿只有踱來踱去絕無方法插寫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畫

於哭聲嘈亂時插敘史家人來一則好止住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卽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無

遺

眾家人回鮑二來去緣由仍是含糊登答及所回之話的是奴才口吻

家人們一個人手下尙有親戚奴才確是勢豪家奴習氣

紅樓夢卷一百六終

紅樓夢卷一百七

第一百七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是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卽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帳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



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說道主上因御史叅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賈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平安州賈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叅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

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家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受俸

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  
刑賞罰無差如今旣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  
此一奏眾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  
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  
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畧略的放心  
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  
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  
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傷悲起  
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  
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

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狠該出力若不是這  
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  
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  
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仗夫年  
老遠出膝下雖有埏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  
靠着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  
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甯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  
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  
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  
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

姊妹三妹妹俱是蓮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是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蓮兒那裡也都抄了去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

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没法聽見賈母一關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現在蓮兒也在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家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做盤費罷了

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  
恁麼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  
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  
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  
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  
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  
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  
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  
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  
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

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  
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  
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  
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  
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  
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  
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  
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  
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悞了欵限怎  
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

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

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了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了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璉兒珍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了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了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

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回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發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

們裡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當去如今雖說偕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儻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

侍的了頭賈政等聽到那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入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

裡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彀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甚麼勾當賈母正是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曖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甚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

呢儻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看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

親自去瞧心裡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殼在老太太跟前進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甚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甚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甚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



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沒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了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家人憂悶反到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

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回去我畧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甚麼到我那裡要去說看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已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神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

噙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甚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甚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着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

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尙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於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宮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肅條入不敷出賈政反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

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到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背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雖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做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耐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閑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

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候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自住在這裡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忝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回護一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在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傍邊有人跟

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甚麼人我要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太人了包勇聽了心裡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兩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來的他念舊恩反來踢弄偕們家裡見了他罵他幾句

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止將逼素石欵子古扇一案審實坐罪既照應前事又可從寬完結發往台站且為賈化落職引線

紅樓夢卷一百七終  
尤三姐一案掩飾得毫無根迹益見柳湘蓮出家之  
妙

賈母不問家事賈政實難訴說趁此一問據實回明  
又說賈赦賈珍盤費只可折變衣飾纔見賈母分散  
賞財是明白大義不是賈政覬覦

寫賈母分給銀兩衣物安頓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  
柩及送還甄家銀兩減省男女婢僕井井有條可見  
賈母少年理家寬嚴得體出入有經較之鳳姐苛刻  
作威相去天壤福澤之厚薄亦于其可見

賈政復職親戚都來賀喜世態如斯不足為怪獨邢  
夫人尤氏暗地悲傷又不便露出寫得周到真切  
賈政請將園宅入官一層必不可少若不摺奏奉旨  
居然住着終不放心

賈化暗傷賈府借傍人傳言說出是文章暗補法  
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為後來禦盜得力之人  
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事出無心文却有意

紅樓夢卷一百八

第一百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宮內廷不收  
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  
曠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  
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尙且不能支持幸喜  
鳳姐爲賈母痛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  
事尙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  
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

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  
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  
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時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  
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  
畧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  
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  
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淚落賈母又想  
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  
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  
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

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不明  
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  
來的了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太太纔沒的鬧了自家攔  
住相驗你姨媽自己纔將裏面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  
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着薛蝌過日爲  
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尙未結局不肯娶親你  
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狠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  
尙未滿服梅家尙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  
了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又是  
官項不清也是打饑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

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  
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  
也日夜惦記爲着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  
顧不來如今四了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工夫  
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  
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  
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顛顛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  
小兒在這裡長大的這樣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  
一個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  
他們生疎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

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  
心起來了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裡來了賈母道如  
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兒的人還了得我  
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  
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  
叫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  
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  
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没  
有定親的時候到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沒有做  
寶玉這孩子頭裡狠伶俐狠淘氣如今爲着家裡的事好



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  
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蘭  
兒靜靜的兒過日子倒難爲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  
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  
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  
抱怨我說我有了湘雲說到那裡却把臉飛紅了賈母會  
意道這怕甚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  
笑笑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  
受得富貴耐得貧窮纔好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  
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是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

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  
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甚麼煩惱我看這孩  
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  
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鳳了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略見些  
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  
寶了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  
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的狠是  
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了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  
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  
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

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嬪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了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裡又見李嬪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嬪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傍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

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爲我的生日是斷斷不可的正推讓着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嬪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總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諛這些人做甚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釵了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

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裡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况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甚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面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了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見只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僧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

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甚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僧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說招人發笑賈母心裡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慳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住在一處今兒齊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婆

尤氏不在這裡住縮住了口賈母爲着齊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進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煙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裡有些不便也不提起一時擺上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僭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駁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與湘雪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傍設着一個坐兒他帶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

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没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僭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鐘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裡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麼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碍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

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甚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說令兒罷賈母側着耳躲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盃罷何苦來又來攪甚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甚麼相干鴛鴦没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嗎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嗎不知老太太要行甚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

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兒名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令人取骰盆於在桌上鴛鴦道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着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於是賈母李嬪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

該姨太太兩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  
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得上來  
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  
我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  
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  
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  
名了這叫作掣阮入天台李紋便接着說了個二士入桃  
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源好避秦大家又喝了  
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  
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見的這是江燕引雛眾人都

該喝一盃鳳姐道雖是雛到飛了好些了眾人瞅了他一  
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甚麼呢公領孫罷下手是  
李綺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眾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  
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  
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甚麼鴛鴦笑道這是個  
臭先喝一盃再擲罷寶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  
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個張敞畫眉寶玉明白打  
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  
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  
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

奶得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狠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裡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裡這些人如今七六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躁得狠脫脫衣服去掛了簪出席去了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裡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盃賈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

不如捐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甚麼來小了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甚麼的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兒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謗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家人都道這句狠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借們喝兩盃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

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  
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  
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了頭子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  
裡插蠟小了頭便問賈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  
那邊喝酒呢小了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裡太太叫我來找  
的豈有在那裡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  
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了頭没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  
你見二爺那裡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  
這會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  
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畧躺一躺再來請老太

太們吃飯罷小了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  
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  
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珍珠便向小了頭  
道你聽見了小了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  
一轉說告訴了眾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  
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  
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煩得慌何不  
趁他們喝酒偕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裡逛逛去襲人道  
珍大奶奶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  
裡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着一直走一面說走到



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見寶玉問道這小門開着麼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故開着門等着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淨常沒有人不要撞見甚麼寶玉便仗着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偕們都跟着有這些人怕甚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

便相強只得跟着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裡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青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偕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過頭來用手指着道道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麼偕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

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豈知寶玉只望裡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趕上見寶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甚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着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襲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傷心常聽見林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裡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裡林姑娘死後

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胆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裡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裡來了唬得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

編像系樓夢  
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家人都等着未  
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  
麼今兒帶他園裡去他的病纔好儻或撞着甚麼又鬧起  
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  
寶玉顏色不好心裡着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  
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甚麼我因爲好些時沒到園裡逛  
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裡就撞着甚麼了呢鳳姐在園  
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倒豎說寶兄弟膽子忒大  
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  
是尋甚麼仙去了寶玉聽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

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那裡可會唬着麼這回不用說  
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  
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叫你們再  
樂一天呢不要爲他又鬧出甚麼原故來眾人聽說辭了  
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裡住下史湘雲仍在賈  
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裡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  
有寶玉回到房中噉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  
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問叫襲人來細問他寶  
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評曰

借史湘雲來於賈母閒談中敘黛玉夭亡金桂毒死  
及岫烟寶琴俱有事未嫁王甄兩家情形惜春環兒  
尙未說親等事此段文章必不可少若無許多不如  
意事實釵生日賈母豈至忘懷直等湘雲提起然後  
記得是借勢總敘前事引出後事

湘雲說到有了二字便臉紅住口活是新婦光景  
邢岫烟不來自是正理夾寫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  
細密

寶釵心事難言鳳姐帶病勉支邢尤二氏褊淺妒忌  
迎春滿腔苦楚寶玉瘋傻孩氣只有史湘雲二人新  
婚燕爾從中助興一人向隅舉座尙且不樂何況衆  
人向隅一人豈能獨樂此所謂強歡笑也

白鳳姐席終鬧事後凡有慶賀筵席必有失意之事  
此番寶釵慶壽爲通部慶筵總結所以賈母因此得  
病卽爲通部不祥事之總結

於迎春口中補出孫紹祖勢利話可醜可笑  
寶玉擲色第一擲是臭第二擲便是張做畫眉先臭  
後香頗有意思直乎寶釵之臉紅也

紅樓一夢不久歸結故於酒令中一提十二金釵  
寶玉因十二金釵想起衆姊妹因衆姊妹想起死黛

玉雖是癡情却有次序

鴛鴦擲出浪掃浮萍湘雲接說白萍吟盡楚江秋俱是後文自縊孀居讖語

寶玉於壽筵未終忽然私去園中向死鬼纏綿不祥殊甚

寶玉聽見哭聲是心疑所致經婆子們一說竟成實事宜寶玉之大哭也

寶釵慶壽是強歡笑寶玉悼亡是真痛哭

紅樓夢卷一百八終

紅樓夢卷一百九

第一百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豈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癡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纒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

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會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間聽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着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往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想想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

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儻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是這麼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人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補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着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甯那寶玉知是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且俟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

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着已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未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年經魂魄不會來入夢寶釵却一夜反沒有睡着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着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趂着往裡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甚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卽忙倒

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作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狼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驚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甚麼眾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裡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

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爲甚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胆是不要悲傷碰着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甚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

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卽轉悲爲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着呢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娶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狠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狠苦娶了去雖說我家



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没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太太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裡老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寶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家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

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一個主意回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辰他嘴裡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獸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况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做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甚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着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

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着你罷夜裡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着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牀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

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鬧得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成何事體寶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着各自歇了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伏侍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爲沒穿衣服着了涼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

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腹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欲性復發聽了聽裡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却見麝月也睡覺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甚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鐘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着一個髻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欲欲的呆着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時候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狀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

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甚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甚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甚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

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來遭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着坐着看涼着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咐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說道你爲甚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

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甚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甚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麼坐呢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裡握着呢這有甚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狀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看不好坐下不好倒沒

了主意了因微微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甚麼意思怨不得的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甚麼臉兒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扳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會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响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牀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

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却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尙昏昏睡着便輕輕見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赧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尙睡却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眾人都起來了自己已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狀

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瞅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自已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着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着勉強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趲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甚麼擔了虛名又甚麼没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

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媚來况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祇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赳赳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

想着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癡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甚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睡別的倒沒甚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牀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己慚愧不來

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裡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

從沒見得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甚麼匣子裡裝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麼想着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甚麼便擦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偕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甚麼從沒帶過一擦便擦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



母便喜歡道你過來找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牀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打了個千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尙好不遍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

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的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偕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已得那年寶兄弟病得時候到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却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

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聽着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都在那裡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櫳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着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也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去請來鳳姐走到牀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絛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

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偕們這裡的腰門常關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记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牀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

胃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隔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着叫鶯鶯吩咐廚房裡辦一桌清淨菜來請他在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借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向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爲甚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

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了頭們回說大夫在老太太那邊呢家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難醫卽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裡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

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肯冒撞我  
心裡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  
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  
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  
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  
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  
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了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  
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  
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  
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

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  
了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了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  
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  
甚麼王夫人鴛鴦等勸解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  
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疾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  
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已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  
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頭  
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  
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  
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

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禱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重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裡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好心裡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儻或者太

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同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就也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牀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喊喊的說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檟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裡還該多派

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算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扳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更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道俗們這裡還有甚麼收拾的不過就

是這點子東西還怕甚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盃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甚麼只管說可以不

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略靠着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一生原是夢中人夢中境寶釵欲以夢醒之是不慧心人作用無如兩夜無夢白費寶釵苦心

對人迎春臨別說沒有再來的時候爲下回伏線

事曰寶釵勸母早爲薛蝌完姻不但近情合理且爲岫烟於歸伏線

五兒自補入寶玉房中並未與寶玉交言借此一敘

必不可少

若非外面聲響寶釵咳嗽寶玉與五兒如何分散文人之筆收縱自如

寶玉與寶釵自成親後雖相恩愛終非魚水至此寶釵欲移花接木方得兩情淡洽不但寫寶釵是夜多情且可見平日端莊

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寶釵已有身孕

北靜王之玉是正襯通靈無賴之假玉是反襯通靈賈母之玉玦是旁襯通靈

玦者決也爲賈母與寶玉永訣之兆

凡人遇有喪亡禍患與其強顏歡笑不若放聲大哭  
蓋放聲大哭鬱氣可伸強爲歡笑悶懷愈結故寶玉  
大哭黛玉脈氣頓和賈母勉強尋歡停食胸悶  
妙玉探望賈母却是閒文要緊處在問知惜春住房  
爲異日遇盜埋根

賈母垂危迎春先死湘雲將寡真如大樹一倒人無

蔭庇

紅樓夢卷一百九終



卷之五